

试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

罗 徽 武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直进行着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今天，回顾一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工人运动中造成的危害，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一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但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落后，小生产者还占绝对优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侵袭，这些国家的小农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社会就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游民无产者阶层。这些游民，由于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因而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心情、破坏一切的情绪和复仇的思想，要求实行“社会清算”、“摧毁一切”。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正是这种游民心理状态的反映和绝望情绪的产物。

巴枯宁，一八一四年五月十八日出生于俄国的一个官僚贵族家庭。他在青年时期，曾任沙皇炮兵军官，总想出人头地，往上爬。一八四〇年后，他辗转在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留学，受到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时，巴枯宁到处推行冒险主义，失败后被捕引渡给沙皇政府。这期间，他几次向沙皇政府写《忏悔书》，乞求活命。到一八六一年，

他才由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日本，经美国到达英国。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不久，巴枯宁在伦敦会见马克思时，虚伪地表示了要“努力为国际工作”后前住意大利。在意大利，他长期生活在人口众多的游民无产者中间，很快结识了一批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弄得失去了有产阶级地位的青年和在社会上盲目浮动的游民。他认为，这一大批“完全脱离了常轨，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的人，一定会不加思索地投身到“革命”中来。他还认为，意大利是当时“最革命的国家”，而那些破产的、绝望的、破坏一切的游民便是“最革命”的力量，是他进行“社会革命”的希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巴枯宁在四处碰壁之后和他所代表的阶级一样，感到“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冒冒失失地投身到破坏一切的无政府状态中去”①。他的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之类无政府主义口号“就是非常适合那个‘游民’团体的胃口的动听辞句”②。于是，巴枯宁就在游民众多的意大利等国生活的几年里，逐渐形成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从蒲鲁东之流那里剽窃来的。任何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在其受到批判之后，

流毒并不是轻易就能肃清的，往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蒲鲁东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与服从”；巴枯宁则“反对权威主义”。蒲鲁东叫嚷“国家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巴枯宁则宣称“国家是主要祸害”，要消灭一切国家和政府，实行“无政府状态”社会。蒲鲁东把超阶级的“自由”、“平等”、“独立”看成是“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巴枯宁则要求个人“最充分的自由”，鼓吹“各阶级的平等”。蒲鲁东自命为“超人”的“社会天才”；巴枯宁更以天生的救世主自居，自称“革命英雄”。总之，正如巴枯宁所自称的，他的理论是“扩大了、发展了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体系”③。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是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本能地怀疑和反对任何国家政权；他们的生产状况和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作风上的无组织性、涣散性。因此，以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总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标榜他们致力于无产者个人的解放，致力于谋求个人的利益。他们还把争取个人的利益和他们小集团的利益夸张为正义事业，看得高于一切。正是从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又都是个人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而政治上的自由就应当以承认这种自由意志为基础，因而他们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要求个人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最充分的自由”。同时，也正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又都是个人至上主义者。他们无限夸大个人的力量，全身膨胀，目中无人，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高出于个人的东西，因而反对一切权威和服从、一切国家和政府。

他们还把革命看做是个人唯意志的行动，反对任何组织的力量和群众的智慧，并且乞灵于个人密谋策略和恐怖暗杀活动去“摧毁一切”，谋求“解放”。所以，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④

二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代表。

无政府主义的本意就是：“无权力、无秩序的状态”。反对一切权力（或叫权威），否定任何服从，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他们把权威看成是屈辱、奴役的根源，认为“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致人死命的”，宣称自己“仇视专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则”，并把自己的纲领称为“对权威的极大抗议”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所控制的各家报刊，不仅一开始就宣传这种反对权威的特殊纲领，而且蓄意制造并且保持它的纲领同国际的纲领之间预谋的混乱。他们在反权威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破坏国际团结统一的派别活动，反对总委员会的权力，要求“支部自治”，分裂瓦解国际。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这种反对一切权威的主张，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按一定生产关系形成的联合体，权威的客观基础是人们的联合行动，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一定的权威，一定的服从，都是必需的，它是组织社会、维持和发展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必要条件。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巴枯宁时指出：“一个仅仅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呢？”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产和集体生活更需要权威和服从。列宁在批判无政府主

义时也曾指出：“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⑦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从反对权威的原则出发，反对一切国家，否认任何政府，把实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国家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然而，巴枯宁却在唯心史观的支配下，完全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根本否认现存社会罪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认为是国家本身。他认为是国家权力造成了私有制，而且是国家通过关于继承权的法律巩固和扩大了私有制。因而，他提出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⑧，宣称不管是“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而加以仇视和反对。”⑨巴枯宁的这种观点，完全抹煞了无产阶级国家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根本否定了国家的产生和消亡与经济的发展及阶级的产生和消灭的必然联系。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之所以需要国家，是为了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抗，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展社会生产力，组织城乡人民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方面的工作。无产阶级国家只有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才能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然而，巴枯宁却要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和政府，代之以“无政府状态”社会。他宣称，在未来社会里，将是只有极端民主、绝对自由的“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状态。这就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使命，而且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的基本意思是多

数人的统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了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必须有意志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有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铁的纪律，有社会主义的法律和法令，有权威和服从。巴枯宁散播“无政府状态”的幻想，不仅在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最根本的是为了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战略目标。

如何才能实现“无政府状态”这一战略目标呢？巴枯宁反对群众有组织的政治、经济斗争，把放纵一切恶欲，实行无情的破坏，“摧毁一切”，作为自己的策略原则。巴枯宁认为，政治是维护一定国家的，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从事一切政治运动。当时，《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确规定：“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⑩，把政治运动作为工人阶级实现经济解放的主要手段。然而巴枯宁却公然对抗国际的章程，宣称“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⑪，主张放弃一切政治运动。在他们这伙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要进行“社会革命”，只有依靠巴枯宁这样的天才人物的领导，以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为真正动力。巴枯宁甚至狂吠：“强盗就是英雄、保卫者、人民的复仇者”⑫。他认为，革命就是无情的破坏，只要“放纵一切恶欲”，依靠这类搞打、砸、抢的社会渣滓，搞谋杀、抢劫、盲目暴动，就能“摧毁一切”。对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破坏行为，他们还美其名为“社会清算”，看成是“革命的全部秘密”。

三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的词句的掩盖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分裂主义的派别活动，对国际的团结统一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无政府主义者往往都是两面派。巴枯宁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罪魁。他虽然抛出了**离奇**的社会主义纲领，打起了“社会主义”旗号，但这只不过是扮演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角色。一八七〇年九月法国里昂爆发了起义，巴枯宁便急急忙忙赶到那里去推行无政府主义。他不仅放弃在已经夺得的市政厅设置警卫，而且颁布了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着手实行无政府状态社会。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露的：“正当他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经过分娩的剧痛之后终于出世的时候，便可耻地被几个国民自卫军士兵从那里赶走了。”^⑩事实表明，如果革命刚一胜利就废除国家，搞无政府状态，必然将胜利果实拱手送给敌人。当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又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派诽谤公社的大合唱。他公开诬蔑公社“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是“犯罪行为，是蠢事”。这就暴露了他们的“社会革命”的假面具，表明他们的实行“无政府状态”社会之类“极端革命的叫喊”，实质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突出地表现为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造成了国际组织的公开分裂。马克思认为，在当时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国际团结愿望日益增强的历史条件下，成立国际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但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却严重地危害了国际的团结。他们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在国际革命队伍中坚持宗派主义，拉帮结派。巴枯宁拼凑了所谓“社会主义同盟”这个层层控制、派内分派的秘密宗派集团，进行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他企图通过这个宗派集团，把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强加给整个国际，要

人们接受同盟的“对一切‘统治、政府监护、上司和权威’无惜宣战的纲领。”^⑪他们为使“同盟”成为国际内部的国中之国，更是到处拉山头，搞小圈子，以无政府主义派别划线，在国际内部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竭力扩张自己的宗派势力。他们曾以瑞士汝拉山区为基地，积极向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地区突击发展“同盟”组织，导致国际组织在瑞士等地的公开分裂。巴枯宁集团搞分裂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就是无政主义的“支部自治”，因而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支部自治”的瑞士汝拉联合会，便成了国际各种各样分裂活动的主脑机关，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支部便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山头，使国际出现了“明有山头暗有礁”的局面。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疯狂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合法权力，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妄图建立无政府主义的独裁统治。民主集中制是国际首创的组织原则。总委员会是在民主基础上产生的权力机构和执行机关。但是，巴枯宁集团却反对总委员会的权力，破坏国际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他们对国际的路线、方针和决议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甚至公开抵制，擅自推翻。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国际的各项决议都遭到反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他们时所说：“在同盟有分支的地方，在意大利特别是在西班牙，巴塞尔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权威主义的决议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一样，到处都遭到疯狂的攻击。”^⑫他们还否定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利用自己控制的局部地区闹事。他们自封的意大利联合会，就公然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对抗总委员会的决定，声明“不再同伦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一致”，于是“同盟的代表大会就和国际的代表大会分庭抗礼”^⑬。他们以反总委

员会“权威主义”为名，行瓦解和篡夺国际领导权之实。巴枯宁一伙要求把总委员会变成“通讯统计局”或者“信箱”，使国际变为一个无形的、涣散的、用“同盟”的语言来说就是“无定形”的东西。他们企图以此使国际组织逐渐削弱，而使巴枯宁一伙在国际内部的秘密团体的影响自然增强，从而逐渐控制国际，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统治。可见，对巴枯宁之类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学说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他要打倒一切唯独不打倒自己，他要反对一切权威而却要大树特树自己的权威，他头脑里是一片无政府状态，但却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①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他们时所指出

的：“对总委员会宣战的号召，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法罢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从而使国际屈从于同盟的秘密的、教阶制的和独裁的统治。”^{①⑧}

事实表明，必须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才能维护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才能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一直进行着激烈斗争。在一八七二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第一国际终于把巴枯宁及其死党开除出去，取得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历史的经验证明：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必须把这个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注〕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0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5页。
- ③转引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第182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 ④《列宁全集》第5卷，第294页。
- ⑤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4页。
- 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05页。
- ⑦《列宁选集》第3卷，第212页。
-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97页。

-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6页。
-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1页。
- ⑫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45页。
-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0页。
-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65页。
- ⑮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9、163、164页。
- ⑰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484页。



我院新成立科学文艺研究室

最近，我院新成立了“科学文艺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将组织对科学文艺感兴趣的师生阅读科普作品和举办不定期的讲座，对文艺园地出现的色香动人的鲜花——科学文艺开展研究工作。研究室成立后，收到了中国科普协会常务理事、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同志的贺信和他赠送的新著《论科学文艺》。研究室从十一月七日起已举行了数次科学文艺报告会，先后由四川省科普协会副秘书长刘佳寿、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会员季元龙同志作了《国内外科学幻想小说发展概况》、《科学与文学》等学术报告。（邓奎金）